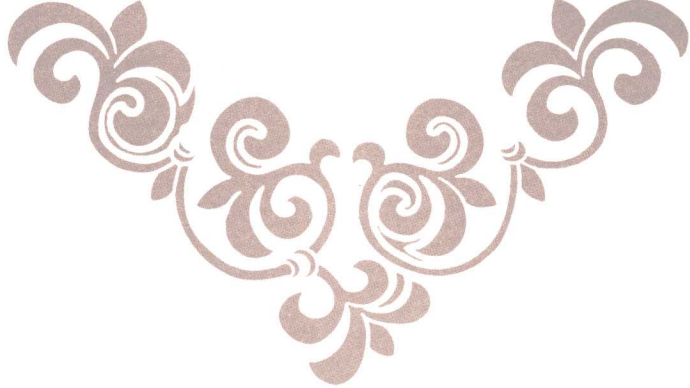


钱凤娟 图·文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消失的阡陌

钱凤娟图·文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阡陌/钱凤娟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222-04959-8

I. 消… II. 钱… III. 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国IV.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5116号

责任编辑 李锦雯
装帧设计 胡元青
制版改样 燕鹏臣
责任印制 施建国 洪中丽

书 名 消失的阡陌
作 者 钱凤娟 图·文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4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4959-8
定 价 28.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装帧设计 胡元青

目录

CONTENTS

自序	■ 1
白牛驮土主	■ 9
土主庙会	■ 9
探访白牛	■ 19
翻动的天书	■ 25
“祭天”与“烟墩”	■ 25
壮者“长虫”	■ 28
巍者“梁王”	■ 36
金汁河之歌	■ 47
省坝有六河	■ 47
金汁河之歌	■ 58
斗门、涵洞与地河	■ 62
最后的闸丁	■ 62
防洪	■ 64
赶水	■ 65
盘龙江上的“马村大坝”与“海拉拉”	■ 66
岁修	■ 67
水利诉讼	■ 68
稻浪滚滚	■ 74
四十七道工序一碗饭	■ 74



昆明老丁田	86
村舍阡陌中	92
火中取宝	93
肩挑头背	95
高耸的粪堆	96
打场踢踏声	96
制作麦粑粑饭	97
做鲊	97
茶铺讲理	98
山茅野菜度饥荒	99
土法治病	99
精屁股抬棺材	100
欢乐颂	100
不会说话的伙伴	106
老人与牛	107
雨下到哪里 牛犁到哪里	109
放排牛	114
头戴山花的美牛	116
龙王与谷神	119
龙上天	120
龙游动在神话与传说中	120
省坝府城的崇龙	121
各色人等的祭龙求雨	121
祭龙背后的人间烟火	131
龙的异相	133
上龙	137
五谷庙迎春	138
官府的祭祀	138
农人祭大白青天	141
为动物做节	143
男人的节日	144
悦神娱己	146
庙会节日 忘情欢乐的日子	146
庙会经济	148

高傲的物种	■ 149
赵师塑佛	■ 149
由人至佛	■ 151
鳝王现世	■ 152
六百年前是一家	■ 156
滇地移民图	■ 156
松包麦芽一块瓦	■ 159
走到一起来	■ 163
六百年前是一家	■ 167
四通八达的马道	■ 172
马道上的动物	■ 178
望城坡	■ 179
马劳力	■ 180
消失的阡陌	■ 182
城乡之间	■ 182
呕心沥血的母亲	■ 182
“乡巴佬”与“城壁虱”	■ 184
古城深深	■ 189
回望古城	■ 189
皇帝与边臣	■ 191
消失的阡陌	■ 196
后记	■ 200
跋 为了消失的阡陌	■ 201
主要参考书目	■ 203

自序

童年，我在江南见过农人养蚕。大眠后成熟的蚕上“山”（蚕结茧的草龙）吐丝织茧，然后变成蛹，蛰伏于椭圆形的茧中。不久，它破茧而出，变成一只只有翅的蚕蛾婆，它微抖双翅，四处攀爬，将孕育后代的蚕子摆得到处都是。

昆明蜷缩在城墙内，像一只巨大的蝶蛹，它作茧自缚，沉睡五百年。上世纪初，现代文明思想的撞击声将其唤醒，它慢慢积蓄力量。建国后，大蝶挣碎茧壳，爬出城墙城河，喘息片刻，便毫不客气地将许多村庄掳为城中村，把它们化作自己蜕变的能量。公元两千年前后，它终于出落成一只美丽的大蝴蝶，双翼四举，只几年便盖住了整个省坝，盖住了省坝农人坚守了数千年的万亩良田。

我注视着这只绚丽的大蝶，它的眼中流露着攫取更多土地的贪婪与冲动。我叹了口气，转身向原野走去，我要为省坝留点东西。

我走近省坝山川。

刚到昆明的数年，喜好游历猎奇的我，听说过长虫、棋盘等山的掌故，知道它们是昆明城周围有点说法的大山。翻过20世纪的坎，我跟着省坝老人翻山越岭，寻找名山印记。当我在长虫山手抚当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带领士兵挖断龙脉留下的烂王帽破荷叶（山）；当我在棋盘山顶感受滇省上空的风

云涌动，寻迹曾经的棋盘古城，想象南北二斗星君在那块石棋盘上的博弈；当我在梁王山察看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古战场，满耳的风声树声似乎再现着当年士兵拼杀的呐喊。这些山顿时在我眼前活了起来，它们好像有了情感体温，有了咚咚的心跳。

我走过省坝一道道的排污沟，听人们说这是金汁河、那是银汁河，是省坝昨日农耕的重要命脉。我不解这些盛污水装垃圾的水沟何以会与那些美丽的名字相连，并且这些至多能与江南水乡的分叉水沟相比的小河道何以能灌溉省坝数十万亩田园。当我琢磨了官渡古镇碑廊的金汁河分水石碑，阅读了清雍正乾隆年间昆明水利官员黄土杰与诗人孙髯有关省坝六河的专著，随后，又在严昌福、范品祥、刘建昌等人的陪同下行走金汁河，将省坝农民在七百余年中均分水利的机巧——闸与涵洞看了个够。于是，我对省坝水利感同身受。我喜欢着农人的喜欢：为过去曾经清亮美丽的水，壮观得像游龙一样的护堤古柏；我悲伤着农人的悲伤：为眼前污浊的河水以及面目全非的河道。

我走近农民、土地与耕牛。

公元2004年夏末，我站在北郊瓦窑村旁的金汁河河埂，看龙泉坝仅剩的一片稻田稻浪滚滚。想起省坝农耕老人说的一句话：一代代农人榜整土地，脚印擦脚印，擦起来有多高。我凝视着眼前稻田的泥土，怎么也看不出擦起来的脚印。后来，当我站在北辰小区楼房观看近旁基建工地上挖掘机的操作：机械臂巨齿下剖开层层褐红的稻田土，五六米以下出露的竟是数千年前古滇池黝黑的湖泥。我顿时明白，这近两层楼高的稻田土不是农民脚印擦脚印踩出来的又是什么？

省坝长虫山西侧的桃园小村是个典型的农耕村落，农人用长虫山的地脉水与风化土编织农耕，田土活计做得细腻。这里是松华坝上坝村王金凤的娘家，是我的创作基地之一。我拍摄的耙田汉、栽秧女与盲老人分别是金凤的弟弟、孀孀和叔叔。过去，这里农妇有时用“抓薹”的方式为稻秧松土除草。一定是孕妇双腿跪在大田泥水中不寻常的姿势惊动了胎儿，小东西居然提前出生在娘归家的田埂小道上，令我闻之赫然。

龙头街尚家也是我经常“蹲”着不走的地方，七十多岁的“小寿”夫妇给我讲述老爹（方言，爷爷）开油碾房养两头大水牛碾油面。牛出死力有时

竟将门牙摔断，人熬更守夜精心喂养役牛。当牛老死后老爹以道家的传统仪式为牛剥皮埋葬——祈祷它来世托生为人，并哭泣流泪，这使我怦然心动并决心为耕牛建言立传。自此，人与耕牛曾经的亲密便像山水画轴一样层层展现：波罗村一位农民为死去母牛的小牛当“奶爸”，用豆浆稀饭将几个月的小牛拉扯大，人牛亲如父子。人走到东牛跟到东，人走到西牛跟到西，人进茶铺牛在外面守候，人到昆明百货大楼牛也跟到百货大楼。农家孩子放排牛戏弄金殿道观的老道，以便偷摘后园水果，引得道士一顿“山骂”。冬至农家吃豆麦团，要先给牛吃，平年喂12个，闰年13个，并且手抚牛头对它说，我们苦了一年，你也苦了一年。这一天，放牛娃上山采来野花扎成花束系于牛角，牵它到河边照水镜子。至于那头驮土主神的白牛，它是引导我走向农耕的精灵，它的家园水海子当然是我最早流连忘返的地方。正是在那里，我观看了牧牛的全过程：看牛吃草、滚塘，看牛主陈家植在湖边为牛“搓澡”时牛惬意的神情，听水牛细声细气用鼻腔音同湖对岸的同伴声气相通……

省坝的宗教曾经是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先前，我知道，龙是东方的水神，掌管着农业的命脉；龙又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中国人对龙的崇拜延续了五千年；知道龙的形象符号，观看过盛大节日中舞龙者的群舞，仅此而已。但是在昆明农村，我却看到了一条条栩栩如生的龙；我看到白龙寺、黑龙宫、龙泉寺形形色色的龙神塑像；我看到清泉村青龙潭、蒜村黑龙潭、青龙村大龙潭汩汩的龙吐水；看到三潮水、龙打坝有特异功能的龙；看到老信老奶说“偷龙牌”、“打石龙”时眉飞色舞的神态。我还亲身参与和感受七家村农民为一条特大黄鳝的现身而进行的放生、塑庙、开光的民俗活动。我想，云南省坝曾经的龙神崇拜在中国大约是登峰造极的，究其原因，一是这里有神秘莫测的山川地理环境，二是封建时代云南府的示范和倡导，三是离乡背井的汉族移民对祖文化的坚守和其他民族对水的同样依赖、对水文化的共同创作。

从研究与实证中，我知道这里曾盛行过“喊伴”习俗，这是农人在患病时神药两医的方法，类似江南的“喊魂”。我向圈内人士请教相关情况，她们说，老古辈传下来，人有三魂七魄，相对于肉眼可及的身体来说，看不见的魂魄便是人的“伴”。健康之人魂魄相随，怡然自得；生病之人却失魂落魄，寝食不安。听起来，这是传统道教文化的理念。当我问及具体做法时，

她们说，孩子身体不适时，大人于野外采来中草药煨汤熬水让其服用，再由母亲出面“喊伴”，把病人迷失游荡在外的魂魄召回归身，如果身体康复，便以为神药功效两全，圆圆满满了。我追问道，如果是急病险症，又会怎样。接下去我听到的“喊伴”便充满凄迷色彩，“喊伴”过程真如一幕悲剧的演绎。

我想，幸好“喊伴”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科学昌明医疗发达，人们得病便求医问药，再不用向不可知的“神明”祈求了。谁曾想，我的判断错了，现在仍有“喊伴”，当然较过去为少。不幸的是，这种凄迷的“喊伴”落在我采访中认识的朋友身上。她名叫李凤英，是昆明东郊普照村的农民，当了一辈子的“赤脚医生”，在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上很有办法，医德也好，救治过许多病人。为此，她得到了国家、省、市卫生部门的不少嘉奖，其中荣誉最高的一次是1993年3月国务院医政司颁发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证书。一开始，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她家养的大黄狗身上，它居然接二连三地咬伤主人，有时伤口竟缝了数针，一家人因此惴惴不安，老伴比她年长几岁身子骨又弱，她嘱咐老伴说，自家的狗咬自家人，要当心，不要着凉感冒。两个月后，她却病倒了，亲人赶紧叫人打死那条反常的狗，她便开始了艰难的求医问药之路。一开始只觉得嗓子不适、发干，有些隐隐作痛，右脖皮下有个小包块，饮食不好，便以上呼吸道感染在附近一家条件较好的医院住院治疗，不见好。后来，进了昆明一家大医院治疗二十多天，仍然不见好，一家人为了照顾她，从东郊至市中心十多公里之间来回奔波、精疲力竭，经济也日见拮据，尽管有农村医保，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好回家等死。那次我去她家，见到这个日常爱说爱笑、旷达乐观之人已呈垂死之态，应她的亲人请求，我托朋友帮她找了那家她们寄予希望的医院入住，明知凶多吉少，仍盼望着出现奇迹，人的求生欲望都是一样的。2005年7月初，终究拗不过无常的命运，不治身亡，终年70岁。抬埋时送行的村民上百人。热丧中，我找到为她“喊伴”的老人，听着她们痛惜的陈述，耳畔似乎鸣响起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悲怆的旋律，令我欲哭无泪，呜呼！

云南历史上移民的数量众多，由于地域的相对封闭，移民文化以家谱、墓葬、传说等形式得到较多保存。专制时代的移民肯定产生过许多流血的搏杀，在采访中我居然触摸到数百年前移民伤口的疤痕，尤其是那个在江南与

云南虽相距数千公里却同时流传的“小脚趾上的分叉是江南人印记”的话，拨动了我的心弦，令我难以自禁，有一种认宗的冲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的跋涉围绕着这个专题，并且敏感地捕捉一切关于移民的信息，我为参加桃园小村王德家新添孙子的“喜生客”惊喜不已，因为这三个字的发音与省坝方言完全不同，它竟是地道的江南腔调：xi sang ke。我心中感慨着：云南、云南，其实你与江南、江北，与晋冀鲁、闽浙赣，与中国所有地方的距离多接近啊。

从1998年我开始涉足滇池与西山，数年后，我与女儿高岚共同写作了《滇池纪事》（2004年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起跋涉省坝原野，开始写作《消失的阡陌——省坝纪事》。两书所涉地域相关，脉络相连，是为姐妹篇。

昆明的历史文化令我痴迷，我游弋在历史与现实中。研读清末民初昆明记者罗养儒所著《记我所知集》，从中得知清廷平复吴三桂叛乱后，云贵总督范承勋曾力破长虫山王气，将此山余脉王帽、荷叶挖烂。后来，我不断听到省坝老农叙述同样的故事，便邀约刘华、苏家祥两位老人分别陪同我考察两山。夜间，当我整理笔记时，我似乎感到罗养儒先生就在我身边，我对他说，我去看过那些地方了，面目大变了呵，那里有今人挖掘的更大山洞，但不是为了风水，而是为了挣钱。我看到雍正年间云南府粮储道官员黄士杰撰写的《云南省会六河图说》，书中说，金汁河灌溉是从下游轮至上游。我自不信，这违背常规，且难以操作，在事后的调研中果如我所料，金汁河灌溉历来是从上头排至下五排轮序进行，只在每年正月十六至三月初七水闲之时才是下五排“积攒塘水”之时。

我行走在城市与乡村间。有一次，在龙头街，我拍摄农舍旁的稻草垛，这是我童年在故乡江苏无锡熟知的，记得在月朗之夜，还常与小伙伴在其间玩“躲猫猫”的游戏。我见到路旁待客的马车，歇息的马将长嘴伸入挂在它头上的口袋中吃料，问马夫这种料袋的名称，说是草口袋，是为了避免抛洒浪费，我也将它摄了下来，引得一些农民看我的稀奇。另一次，我雇了一辆马车从龙头街赶往大波村，马夫走的是便道，途经小窑村，一个依傍山坡的窑正在出货，问明这便是烧土碗的龙窑，便急急下车拍摄场景，一帮农家小孩也将我观察了个够。数年中，我与省坝人互为风景，进行着不同文化间的

接触与交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许多中心城市很快将城郊农村掠为己有，我在1989年因工作调动入籍昆明，十年后还能望见省坝农耕的项背，不是偶然。原因之一一是云南的山间平原实在太少，保水良田更属珍贵，全省山区和半山区占了国土面积的94%，其余的6%，除了土地还有河流湖泊。过去历届政府在规划昆明城市布局时都将保护城郊耕田放在重要位置，曾经设想实施的一个个插花型小城镇，也是为了避免对省坝河流田野的侵犯。之所以没有在老城之外另辟地块建设新城，以保护众多文物古迹，大约出于同样考虑。正是他们的良苦用心，使我这个后来者还能依稀辨识省坝的芳容。可是最终到底没有保住层层阡陌、滚滚稻浪，反倒把一个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老昆明城弄丢了，令人叹息。原因之二是在内地平原地带的省会城市，没有省坝的概念，那里的城市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而在昆明，整个坝子连上浩浩滇池不过近千平方公里，之外就是连绵群山，要再过数十、上百平方公里才是又一块山间小坝子。这种地理特点，使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把滇池与省坝农耕纳入视野：滇池是城市的渔场与后花园，六河灌溉的农田则是昆明的粮仓与菜园子。一千二百余年前的南诏国主阁罗凤决定在昆川建拓东城（今昆明），他巡视了这片河山，说：“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他的建城眼光就是这样的。所以，老昆明城跟周围的农田湖泊曾经是水乳交融的，求雨便城里城外一起求，赶庙会便农民居民一起狂欢，修河护堤也是城市内外同时统筹，难怪连波罗村那条对主人极为依恋的牛也会迈着方步，城里城外一起溜达了。我在这块由湖泊与群山架构的舞台上，观看往昔由王者与平民、将军与士兵、中原人与土著、农民与耕牛表演的一出出如歌如泣的历史剧，令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写省坝，是机遇，也是缘分。

城市快速扩张，产生了数百个城中村，这里极为廉价的房租又容纳了大量从四面八方来昆打工谋生的农民，这些都市中的村庄容纳的打工者估计数十万。因此，在这些地方，你不可能看到城市新建小区优雅的景观和风光，相反，它们往往与拥挤、嘈杂以及事故（案件）多发等概念相连，成为五华、盘龙、官渡、西山等昆明城区社区建设头痛的事。

中国的农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忍辱负重的一个群体，他们交了两千六百余

年的皇粮国税，支撑与维护着庞大国家机器的运作。2006年中国的农业税全部免除。是年正月元宵节，我到江川温泉村采风，这是省坝东南另一块湖滨之地，看到一户农家宅门贴着这样的春联：“党的政策为人民，盘古皇粮今朝免”，横批：“国强民富”。春联喜气洋洋，极为醒目，表达了农民的心声。可是，我要告诉你，现在农民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农村将他们最年轻精壮的人员输送到城市，千百万甚至上亿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些刚刚圈入城市的城中村正好就是他们歇脚的地方。所以，在一段不会太短的时间里，城市不可能消灭城中村，反而需要城中村，善待他们并且尽可能为城中村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现实的人性之路。

当我还是一个江南人时，云南对我来说是偏僻、陌生、遥远的，因为世俗传说，这里是充军之地、蛮夷之邦，而且江南与云南相距实在太远了。可是，当我成为一个昆明人行走省坝数载后发现，她的山、水、人、牛、神中蕴含的文化居然与江南味道相近，移民后裔关于先祖来自“应天府（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传说，更拉近了我与云南的距离。我想，如果从遗传基因学上考证，云南各族人民一定与内地族群有着非常紧密的一脉相承关系。云南人柔软的心中一定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来自伯祖、叔祖之地的信息。我再给你说个故事，它不是出于省坝，而是滇南——一个距中越边境仅200公里的少数民族村庄。这是一首歌谣，词为：有一个青年叫胡阿毛，胡阿毛本是上海的一个汽车夫，叫他开汽车到前线去，汽车上装满了枪炮子弹，可是有四个日本兵押着。汽车行到黄浦江边，他想这是我报国的时候了，就开足马力，汽车行到黄浦江里，他死了，汽车上的枪炮子弹和四个日本兵也完了——显然，这是发生在上世纪抗日战争中的一个故事。

脚步匆匆的上海人大约已经忘记了这个故事，云南人却还在口口相传着胡阿毛……

多么温馨的云南人！



从自一
早上复
早晚日
太阳起
升起，落
说：桑树
传说：扶
古的若木
远的方
方日，年
东西日，
云岭大地，沐浴在一片
金光中。

元大与只省时昆这平地
公一山儿书宋称将间在
（第马亭中将改此山所
年中金祖行并城自的府
三滇在世南，阐民里省
十在元云处，鄯人公将
元岸，将此处迤方，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
滇池北岸，元世宗将此地
1276年滇池北岸，元世宗
湖碧斤的云南。六称作
湖碧斤的云南。六称作

白牛驮土主

在人山人海，我与他四目对视。从他的目光中，我读出了好奇与探究，似乎在问，你是谁，干吗缠着我，你手里那个黑咕隆咚的东西是什么。喔，你问的是这个，我扬了扬手中的相机，对他说，站好了，别动，就这个姿势，我摁动了快门。

确实，我跟踪了他几年，时间从公元2002年至今日，地点从昆明官渡至呈贡水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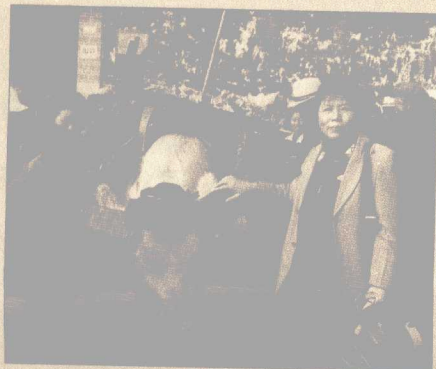
他是一头硕大的白牛，体重近900公斤，有着粗壮的四肢、伟岸的胴体、宽厚的脊背，往那儿一站，就令人心里踏实。他形体很美：白得发亮的皮毛，圆而有神的双眼、宽宽的额头、丰满的嘴唇，还有一对在太阳下画出弧形闪光的犄角。最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好：沉稳、冷静、宽厚，以及对主人的极度忠诚。

我将“它”称作“他”，是因为在这一天，白牛非牛，它是沟通人与天地神灵的使者，它的表征作用非双足的人所能替代。这一天，是2004年3月9日，农历二月十九，官渡传统的土主庙会，又称“迎佛会”。

土主庙会

说起土主，他的庙祀兴于唐南诏，盛于元，庙祝曾遍布云南。土主俗称大黑天神，佛名摩珂伽罗，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土主崇拜至明、清逐次衰递，清末昆明县还有土主寺11座，土主庙22座。

省坝志载，有两座土主庙，“神屡著神异”、“遇水旱疾疫，祷无不应者”。



作者有意让这个省城最大的宠物白牛成为永恒，于是，手抚牛角，请在场的保安摁动快门，从此，便开始了为时多年的田野摄影。



官渡土主庙

其一省垣之内的土主庙，其二是官渡土主庙。

府城土主庙，古名大灵庙，建于唐代南诏国主蒙氏营造拓东城时。神像是由四川匠人罗都道太塑造的。传说造像时，恰好印度游方僧人菩提巴坡云游至此，他将自己修炼的秘咒丹书放入神像体内，又将手中的菩提念珠一杖植入神殿前的天井中，念珠居然长成了树，这棵树由唐经五代、宋、元、明，至清顺治丁酉年（公元1657年）才枯萎，又九年，康熙丙午年（公元1666年），被大风连根拔起。寺庙正殿的天井中，有两个缅印式砖塔，高一丈多，塔下的石础，约有一丈五六见方。

此庙原在省城城隍庙东几十米处，庙为三进，十分宽敞堂皇。道光三年，毁于地震，咸丰初年重修。上世纪20年代，庙内厢房设有粮仓，这是有钱人设的义赈，委托慈善机关根据民国政府发给穷人的“米飞子”（粮票）供应二道仓米。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龙云政府将土主庙改作小学校，当差役欲将檀香木雕的土主像焚毁时，大批信徒聚集包围寺庙。龙云派出著名的气象学家陈一得先生向民众作劝解工作，但信徒们仍然激愤异常，为避免事态扩大，只得采取折衷办法，将木雕土主送至官渡土主庙供奉，信徒们虽然无奈，也只好作罢，因为办学校也是惠及民众的善事。省府土主庙遂改作华山小学（现五华二小）。这所学校的规模 and 影响与当时的景新小学一样，在省城名列前茅。

官渡土主庙自此有了泥塑和木雕两尊土主像，成为省城与官渡两地信众的保护神，一身兼任两职，香火更是了得。

二月十九的官渡土主庙会，有一项独特的活动：白牛驮土主。在传统农业中，



左：官渡土主庙香木雕的土主像，原来供奉于云南府城土主庙内，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移驾”官渡，原址作了华山小学。

右：官渡土主庙内另一尊泥塑土主像，被省垣人供奉已有一千二百余年。泥塑土主的坐骑白牛喜欢天喜地状。